



# 開釋迦老子的玩笑?!

胡國偉

「這阿Q的精神勝利。」

從前山西省一位靠攏的行政專員，忘其名，共匪圖爭他的父親，判死刑，要他當劊子手。一陣槍聲後，便在老爸爸的腦袋和胸前背後開了好多洞，這是真的兒子打死老子的共匪暴行。

五月十四日臺北報紙有「金龍寺佛像昨破土興工」的新聞和圖片，同時又看到「覺生」七一期底頁刊「碧湖山金龍寺籌建大佛尊像緣起」和設計圖案。啊，够偉大！像身高七十三尺五寸……面闊十五尺，中空，爲七層大廈，置天梯，可供遊客休息，登上佛頭，可從眼耳空隙遠眺，佛掌可作平臺，建費一百餘萬元。（大意如此）

爲甚麼要化偌大金錢，建這一座等同大廈的佛像？我根鈍，百思不得其解！走訪好幾位善知識善男子善女人，談起來，大家搖頭嘆惜！氣盛的開口就是「豈有此理」，「胡塗」，像連珠炮放出來。

我首先要問：天梯從何而上，若由趺坐臺之下進門，然後沿梯而上那就等同攢佛屁股，依世俗諺說，誰願意這樣攢？依勝義諺說，就等同「有漏種」，這個像也不會靈了！倘由像背開戶而入，就等同靠攏專門開佛老子的洞，站在佛弟子的立場來說，這還成甚麼話，佛像雙眼只有空隙，挖去眼睛，手掌又開個洞，就等於「凌遲」酷刑，比阿Q的「兒子打老子」還慘重萬倍！雙耳開兩洞，不見得這銅筋水泥像就會「耳根圓通」，只是兒子殺老子由左而右的一條彈道罷了！這樣高的「大廈」，若開窗，勢必弄到佛身百孔千創；如不開，佛身內又變成黑暗世界，萬一男女遊客在裏面胡天胡帝，更變成藏垢納污之所。佛教徒是佛子，釋迦便是老子，人家開自己的老子玩笑，猶可說也，現在佛子自己開起來，將何詞以自解？佛門重恭敬，單說一個敬字，已是說不過去。

復次，我要問：爲紀念佛紀二千五百年勝事嗎？勝義在那裏？爲「宣揚教義」嗎？教義又在那裏？一個水泥像，憑甚麼去宣揚？爲「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嗎？那真是笑話！「且與善信培植福田」嗎？我首先就打了幾個冷戰！把佛祖弄到體無完膚，把莊嚴佛像變作遊戲場，誰這樣做，誰就冒「大不敬」，犯「無間罪」，該落地獄。然則爲甚麼要建這樣佛的佛像呢？有些大居士推測，這是生意經，預備將來落成後標奇立異，收

遊覽費。嗚呼啊，阿彌陀佛！如其然，那是「吸佛血」，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平日忠厚待人，我不相信主事者會染着「貪瞋癡」的第一毒，也許是「工程浩大」，一時考慮未周詳所致。因此，我願提供幾點意見：一、將款移建玄奘大師靈骨寶塔，供人景仰憑弔；二、就原地，依彌陀經所說，建立示範的人間淨土，示現「極樂國土」的莊嚴相；三、巴黎有臘人藝院，專塑古代聖哲英雄人物像或現場情景（如拿破侖登基和臥病孤島），引起人們的歷史回憶，鼓舞民族的自尊心；可仿此意，建「菩提藝苑」，把釋迦世尊降生、出家、成道、靈山法會等，用立體表達出來。這樣做，自能引起遊人的觀感、遐想、幽思，而起敬心，寓宣揚佛法於遊覽之中。也只有這樣做，才是真正的「功德無量」。

農曆四月四日我往汐止靜修禪院參加慈航老法師示寂兩週年紀念禮儀，請了一部「果來禪師語錄」，剛開卷，就看見「出佛身血」四個字，當時我的小小心靈，楞了一楞。越日，看見報紙如上所述的新聞，又以一個巧合因緣看見「覺生」，冥冥中似有主宰，爲了我心靈上這一點感應，兼以大德居士們的鼓勵，所以我不能不寫這篇文章。我認爲建那樣的佛像，對釋迦老子的玩笑，開得太大了，佛像是三十二相好的莊嚴表徵，怎可以那樣兒戲？佛菩薩有時也轉生，遊戲人間，但，人間怎可以遊戲佛菩薩？而且，外「遊戲」而內「三昧」，才能緣引衆生；若爲遊戲而遊戲，爲賺錢而建像，那就毫無意義可言！佛法無邊，我相信主事者終會生起智慧，不爲市儈式的「吸佛血」壞人所迷惑，一念轉「正覺」，便得「無上菩提」。

我平日爲「聯副」寫稿，有兩個「化身」（筆名），現在要荷擔「如來家業」，談到自己的家事那就不能不現正「法身」（真名）了！我的看法，雖不敢說是「正法眼藏」，但我相信，還算得上是觀音菩薩「視衆生」的「慈眼」。我雖不敢自稱金剛護法神，但我却萬分願意做一個馬前卒，焦頭也好，爛額也好，一身承當。我「依法不依人」，決不能以人毀法。不管籌建那怪像的發起，主持，主禮和贊助者是甚麼人，我非這樣說不可。知我罪我，在所不計。知我者，其爲釋迦老子乎！罪我者誰？我希望沒有其人，連主事者都從善如流，接受我的好意。那麼，我們全體佛弟子，便真的得到一次精神勝利，不至爲阿Q所笑。

（轉載自五月十八日聯合報副刊）